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五十三回 病纏綿小妹托情郎 心鬱結老奴逢主女

小香正和佩纒在九畹亭子放這個風箏，仲蔚立在旁邊看。蘭生的瘋病，近日大好了，也在那裡。忽聽亭子背後假山下有人吵嚷喚姐夫，仲蔚走到假山邊一看，卻是月紅，要想到上頭來，卻走不上，喚姐夫攙。小香道：「這裡不容易攙，你就繞山洞子裡邊小徑走來罷。」月紅一迭連聲不要。小香無法，把風箏交給仲蔚，口裡自言自語道：「你們姊妹兩人，真是我前世的魔王。」遂走過北面，把月紅連攙帶抱的設法上來。月紅手上已爬了一手的泥土。佩纒見了笑道：「你這小丫頭，你自己看看還像姑娘的樣子麼？還不去洗洗！」蘭生、仲蔚也笑起來，佩纒也把風箏交給蘭生，連忙去替月紅舀一盆涼水，月紅笑道：「佩姊姊你個美人風箏，給我來放。」說著便去洗了手放風箏。小香道：「阿姊呢？」月紅道：「和韻姊姊、秀姊姊在文玉姊姊那裡講話，他要回去了，叫你快去，我尋了你一回。俊官說，姐夫在這裡，我方尋了來。」小香道：「你可要陪他回去了再來。」月紅道：「阿姊說不要，恐怕這裡還有客來，只教姐夫同去。」說著手已洗好，蘭生給他一方手巾擦了便走過來，放佩纒的風箏。佩纒道：「你阿姐還沒回去麼？」月紅道：「要姐夫一同回去。」仲蔚因向小香問月仙：「究竟什麼病？出去養病，差不多兩個多月了，應該好進園來了。」小香搖頭道：「總難，現在雖稍有起色，他的飲食，總是減下來。上年每頓飯，要一碗多，到上半年只吃得一碗了，後來減到半碗。現在養息了許久，仍舊不加。大阿姐雖然不說什麼，究竟不是親生，隔膜了一層。不過一個月紅算嫡親姊妹，但年紀太幼，不能分什麼憂。」佩纒道：「我看月仙姑娘這人太細心，太要好，什麼委屈，總不告訴人，這上頭就是他的病根，你也應該勸解勸解。」小香歎氣道：「什麼話都勸解過，他總不如意，又不肯說。」佩纒道：「這是你害他的，為什麼你父親不許你娶他？就是月仙姑娘，不願作妾，你也可以同夫人一般，另眼相待。」小香道：「原來佩姑娘尚不知道，他娘等他病大好了，你就給我一千洋錢，把他終身完割了。你歸去罷，他一則戀著月紅捨不得，二則他要明公正娶的過門，說私下草草的嫁了，我將來終不是了局，所以尚在遲疑。他意思把月紅也贖了身，一起過門最好，你想我那裡做得到？」蘭生只呆著聽，點頭歎氣，要想下淚的樣子，因向小香道：「你們老世叔也是奇怪，你成日成月的玩到不禁，偏不許你娶妾，究竟什麼意思呢？」月紅玩了一會風箏，見小香尚坐著，和佩纒說話，便催姐夫道：「你為什麼只管坐著不去？阿姐等了一會了。」小香便走下亭來，走到棠眠小筑。秀蘭已回去了，只有韻蘭同文玉，在那裡勸月仙。一見小香，韻蘭先笑說道：「月仙姊姊等你一會了。」文玉道：「月紅來找你，你可見他？」小香點頭道：「他現在九畹亭上。」月仙向小香嘆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也太糊塗，一會子到那裡去了。你要我到園裡來看月紅散散心，我來了，你反走開，我打諒你先去了。」說著只見介侯尋進園來，一見小香便道：「我知道你到園裡來了，你父親剛才得了上司札委，要他到台灣去採辦硫磺，因火藥局立待製造，我剛才在你家裡，你老子已去謝委去了，命我來報，你速速回家，去到局中批領銀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見月仙便笑道：「兩月不見，月仙竟如此清瘦了，神氣倒還好。」月仙因隨著小香的稱呼叫一聲娘舅。小香想說待我送月仙去了，再回家裡去，忽見月紅也來了，小香遂同月仙回去。月紅送了出來，說：「阿姐我明兒一早來看你。」小香月仙遂走了，到另租私屋裡。月仙覺得乏極，便臥倒了。適值曹醫生來，小香遂陪他診了脈，月仙還說吃了藥，又無效驗，還開什麼。小香勸了幾句，送了醫生出來，進來差李家媽去配好藥味，親自量了藥水多少，叮囑了一番，並說道：「我馬上就回來。」月仙道：「早起來，不要回去了，怕風箏斷了線。」小香答應著自去了。一到家中，那裡還能出來，要到卜鄰裡給個信，也沒人好差。次日父親動身，小香受了一回教訓，直到過了兩天，父親走了方能出城，一逕到卜鄰裡，銀寶接著笑道：「停一會就來，直到今日。」小香道：「實在不得閒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進房裡。三姐見於連忙搖手，走出來指著牀，輕輕說道：「姑娘方才安睡。」小香便退坐外間，說道：「這兩天怎樣？」三姐道：「你為什麼兩天不來？」小香道：「父親忙著，要我料理出門各事，豈可再來？姑娘那天回來好麼？」三姐道：「他在園裡多玩了一會，又傷了精神，你在這裡時候不是他已經睡了麼，你去後，他便發燒起來。我叫他吃藥，他初起不肯，勸了又勸，他才吃了，又吃了半碗稀飯，等你到這裡，你總不來了，姑娘哭了一會。到天明略睡一睡，月紅也就來了，姑娘起來，滿身沸熱，熬了病只管在地上收拾衣服、書本、信札各件東西，半日完。月紅叫阿姐睡，等姐夫來收拾他不肯。姊妹兩人哭一會，吵一會，米粒也不進口，幸虧月紅纏死才吃了小半碗糯米粥。本家來叫月紅回園，月紅不肯，又陪了阿姐一夜，這回子才去。我聽得昨夜姑娘翻來覆去，歎歎氣，吡吡吡哭哭，現在到不響，莫驚動他。」小香憂形於色，說道：「你看姑娘，這個病究竟如何？」三姐只是搖頭沒法。銀寶也走過來說：「前幾天好像強健了，為什麼到了妹子那邊一回，又重發起來？」小香歎道，他一些勞動，也勞動不得，風也一些受不得。那天他喜歡了登一登韻姑娘那裡的望月台，又禁不起了。」有一個小丫頭在旁邊接嘴道：「我聽得隔壁四娘姨和我媽說，月仙姑娘是百日癆，救不來的。」銀寶罵道：「小蹄子你知道什麼！」便要打他。小丫頭笑著走開。原來月仙朦朧朧，並未十分睡著，小香問答的話，也彷彿聽見，因怕開口，所以不語。後來聽得小丫頭說百日癆，月仙本來知道自己的病，近來每發一次，必加重一次，吃的藥毫無見效，把胃口蕩得極虛，他還想萬一好了，便嫁給小香，所以聽小香的勸，還吃吃藥。現在聽得小丫頭的話，說是百日癆，既然犯了實症，總不能好了，遂登時灰心，翻轉身來，輕喚銀寶道：「你可是同王三少老爺說話，他幾時來的？」小香聽了，便走過去，坐在牀邊說道：「來了一會了。」一面摸他的頭，熱得不堪，面上飛紅，月仙奄奄的道：「你去了，好似馬脫了韁似的，不想來了，到今兒才來，我死在牀上，你也只管干你的事，想不到我。你可知道我心裡難過？」小香因把兩日來的事，告訴他。月仙道：「家裡正經事總要辦的，不過你想著了我，偷空到此地灣過來一趟，再去干你的事，你又不來了，害得人家好等。」小香道：「身子覺得如何？」月仙道：「什麼如何，橫豎等死就是了。」小香的眼淚，那裡禁得住，因問道：「為何昨兒不吃藥？」月仙道：「吃也這樣，不吃也這樣，況且飲又不好，他們煎的藥那裡靠得住？」小香道：「那一天我本來叫你不要到望月台上，你不聽。」月仙道：「死是注定的，也不在這頭上。不過我現在活一日，要和你多見一日。我和你已相識四五年，也不好算沒交情了。我雖有一個嫡親妹子，年紀還小，況且也不能自己作主，我除了他，你是算最親的親人了，脾氣也大家知道，你不求看顧我，我還求誰去？」說著眼中似要淌淚，卻淌不出，小香更淚流不止，說：「你這樣想，病那裡能好呢？」月仙道：「我也不望好了，多到一月半月，便要失陪，和你相敘的日子也不多了。現在我還有知識還有氣，只願委屈了你，和我多敘敘。我咽了氣，閉了眼，你想得著我，想不著我，我也無益。但是現在要求你，常常在我身邊。想我自己家裡荒年，爹娘兄弟死絕，十五歲被人賣到這裡來，我因妹子只得六歲，沒人照看，情願死在一處，遂兩人一同吃了這碗飯。當初老鴿餅頭極多，不像現在肯肯穿些，我還要照應妹子。不瞞你說，吃了千千萬萬說不出的苦，近來幾年，生意好了，他方有些忌我，我也可以自主了。又遇了你，他也不敢說什麼。現在我病了，外邊養病，今世雖不能和你做夫妻，我也願了。我這麼一想，覺得心裡頭萬轉千回，那裡再睡得著。」小香道：「你的病，總是用心太過起的，但凡少用些心，那裡得這個病。我勸你自己以後警解開些，等病好了，我再和你想長久計策。」說著執了月仙的手，叫：「好妹妹，你可肯聽我的勸，靜著養病，莫用心。現在這個曹先生，是有名的，你多吃幾服藥，就好了。」月仙歎口氣道：「我和你緣分盡了，便是仙人做了醫生醫得病，醫不得命。我今年廿二歲了，你也廿三歲了，現在兩三年來，蒙你和我要好，我委屈你不能娶妾，我也知道你好心，我還有什麼多求，就立刻死了，我也瞑目。只是有兩件事，第一件你如此待我，我不能報你，半途而廢，撇了你去了，我死之後，你再要尋我這樣一個知心著意的人也少。青樓中的人，大半假的，我只怕你想我生起病來。第二件妹子月紅年紀還小，我活著好像我時刻要管他，其實我暗暗照應，我也幸虧了這個嫡親妹子，常在一處。看他孩子氣，伴伴熱鬧，我死了，老鴿還肯照應麼？恐怕他就要吃苦，雖是十二歲，吃飯不知饑飽，我要求你仍舊到妹子那裡走走照應些，最好你替他贖了身，收他回去，到了年紀，替他尋一門親。做阿姊的，不能伴你到老，就叫妹子與你做親戚，常常往來，你見了他，好似見了我，他也想著，替我墳上去看看。」小香聽了這些話，覺得蕩氣迴腸，便嗚嗚的哭起來。銀寶正在後面煮粥道：「是月仙變病。」便走過來說道什麼，三姐也走過來問，月仙

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你們只管做你們的事。」銀寶、三姐看月仙依然無事方放了心，說道：「姑娘本來怕煩，爺不要這樣，姑娘見了，更不好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去，小香只是哭。月仙執著小香的手放在臉上，說道：「你不要急，人生一世，就是我和你偕老，也要死的。我現在這年紀，死了你譬如沒有認得我，千萬不要想我。你父親的話，也是為你要好，總要聽他。不過月紅，你必定要照應他，你若聽我，我死了比活著都安樂呢。」小香揩著淚說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我的腸已經斷了。」月仙道：「趁我尚有一絲氣兒，要把我這心事告訴你。你記著還有一件，你前幾天脫在這裡著剩的汗衫兒，我沒叫他們洗，現在我自己著在身上，我死了就著你的貼肉汗衫去，就算你和我常在一處似的。你莫忌諱，我也有穿污的汗衫前日換了下來，連上年我自己做的梅蝶鞋，我不過穿了兩回，是你賞愛的，又有一方淚帕，都包在那個緞包裡，放在櫥屜之中，你取了去罷。」小香肝腸寸斷，輕輕伏在月仙身上，嗚嗚噎噎的回氣不過來。月仙怕他傷心過度，也不敢再說，因問吃過午飯沒有。小香噎著氣不能答，把頭搖搖。月仙便喚三姐，小香回了氣說道：「不要吃。」月仙道：「少吃些，你自己去吩咐他罷。你歡喜吃的糟蝦，我昨日又替你糟了一瓶，放在櫥裡。今日好吃了，你自己去取，取了些放在碟子裡，其餘仍舊把瓶口塞好，五六天不壞的。」小香道：「你也太費心了，昨日你病裡頭，還替我做這個。」月仙不語，淚眼盈盈的歎了一口氣。小香便要去請醫，月仙不要。小香道：「你一日不請大夫，我一日不吃東西。」月仙沒法，只得任他去請。小香遂寫了一個字條，命李家媽差人送去，又命三姐安排上飯來，在瓶裡夾了幾個糟蝦，銀寶送上一碗麻菇湯，一碗小黃花魚，一碗鹹雪裡紅炒肉片，一碗胡蔥豆腐，共計四碗。盛了一碗金化白米飯。小香命減去半碗，覺得米粒極硬，鯁在喉間休想吃得下，遂將麻菇湯淘了，勉強吃了一半，仍舊剩了一半，不能吃了。三姐前來收去，小香洗了手，揩了臉。銀寶送月仙吃的稀飯來，月仙搖頭不吃。小香帶哭帶勸的求月仙，方吃了幾口。忽然心悸起來。小香伏侍他睡下，叫他不要想什麼，又恐月仙見了自己又要多說話，心裡煩他，便走到外客堂，坐在榻上呆想，一會曹大夫來了。小香接著，略談了數句，便去診脈細細切切，審了半刻，看了看舌苔，便到外邊來，說道：「這個病很周折呢。」遂立於脈案，開了幾味藥。小香問病勢究竟如何，曹大夫只是搖頭，低低說：「這個人平日用心過度，又要體面，又欠力量，初起病時，尚可望救，現在已是十二分了，須好好防備。我看他這病必有恐嚇怔忡，現在這服藥吃了，若能免了驚怔或有想法，也須叫他寬心，否則縱有仙醫不可救藥。閣下也是明理的人，天下百日癆的症，救的很少呢。」說畢一拱而去。小香心中自是納悶，連忙差人去兌了藥來，走到房中，不聞聲息，月仙因苦了一回，已睡著了。小香不敢驚動，仍到客堂，睡在榻上看書。將近上燈，忽聽月仙翻身，喊要吃茶。小香急趕進去，老鴛大阿姐也來了。小香倒了一杯茶，給他吃了半杯，仍令合眼睡下，也不多言，摸額上似有些微汗。小香同大阿姐心中略為放心，再到外客堂來。小香因問綺香園究竟如何，大阿姐道：「生意還好，都是月仙幾個熟客，月仙病了。皆月紅去應酬，忙得不得。現在月紅一定要來看姐姐，我因還有三個櫃面，就不許他來，他沒去叫，我來張看一趟，大夫究竟怎樣說？」小香搖頭道：「他也說難，我也沒法。」大阿姐自是納悶。小香又把月仙的話，可以告訴的說了一遍，大阿姐道：「王少老爺，既肯照應，我就把月紅送給你罷。但是我沒人可靠，須替我想個養老的計較。」小香道：「待我父親回來，請人和他商量的，再作道理。」大阿姐道：「也好，我等你信罷。」於是吩咐了銀寶等幾句，遂回綺香園，轉瞬已夜，點起燈來。小香親自料理煎藥，不肯假手別人。忽聽房裡，又叫小香。小香急走過去，問要什麼。月仙道：「你在那裡？」小香道：「替你煎藥。」月仙道：「我不要吃什么藥！」小香道：「方才和你說明白了，你又這樣了。」月仙想了一想，也不接口，停了一會又道：「今朝是什麼日子？」小香已在外邊看藥爐，聽他說話，又急急進來說：「是九月十一日。」月仙道：「你坐在這裡陪我，為何又出去了？」小香沒法，喚別人守了藥爐，自己陪著月仙。月仙又要喝了一口茶，臥下也不多說，但歎了一口氣，一會藥已煎好，服侍他吃了。月仙哇的一口，仍舊吐了許多出來。小香悶極，叫三姐來，把吐濕的都換了，又哄他吃了第二遍的藥。不過一杯，幸而未吐。月仙道：「我心裡有些跳，你陪我睡在旁邊。」小香依了他，睡了一會。銀寶來問夜飯，小香低低道：「我吃不下，你們吃罷。」月仙不過怕開口，卻未睡著，便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吃夜飯？」小香道：「我吃不下，停一會再說。」月仙頓一頓又歎一口氣道：「你不用心裡急，要死總要死，不死總不死。我的話橫豎都和你說了，你還是去吃夜飯罷。倘使我的運氣好，吃了今朝的藥，有轉機，你也快樂，你為我餓壞了身子，我想著這個道理，也不安逸，反不如不吃藥了。你去吃了夜飯，再來陪我。」小香又哭起來道：「妹妹這樣病，我心裡那裡能舒暢？只要妹妹今天再吃些稀飯，我就心裡安樂了。」月仙情知小香憂急，只得哄他說道：「你先去吃了，我肚子裡本來餓，也要吃些。」小香聽他說餓，心裡一寬，便去吃了一碗泡飯。吃畢與三姐來服侍月仙吃粥。月仙怕小香憂悶，勉強吃了些，便搖頭不吃。小香恐他停食，不教他睡，自己盤坐在月仙背後抱了月仙，摸他額上，仍有微汗，遂隔著衣服，輕輕的在小腹上推挪。又恐他悶，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，同他說，因言：「我十三四歲時節，在父親任上，看曲阜的孔林，實在好看。柏樹也大極了，人家出入，都在柏樹根底下走的，就是在川上的地方，倒沒什麼好看，水裡頭有許多蹤跡。」小香方在娓娓而談，月紅又來了，小阿珠陪著，小阿珠問了一問月仙的病便去。月紅一到樓上門口，便問姐夫可在這裡？走到牀前，見了小香，先叫一聲姐夫，小香問樓面散了麼？月紅道：「還沒散，討厭得很，我要緊來了，朱客人說你先走罷，不用你陪了。文玉姐姐與燕卿姐姐還和他們在那裡才害拳，他們要翻台，我就來了。韻蘭姊姊叫佩纒姊姊，給我的天王補心丹，說是他客人照《紅樓夢》上的方子配合的，叫我給阿姐，每早晨吃一粒，不要多操心，吃上一個月便好了。」說著把紙包取出來，便要給月仙吃。小香道：「你阿姐才吃藥，又吃了稀飯，明天吃罷。」月紅聽得月仙吃了稀飯，心中一喜，倒反出起眼淚來，因又笑道：「阿姐現在天天要吃兩碗飯。」小香月仙都笑了。月紅一面便去放好了藥，說：「今日天氣熱，我要脫一件衣服。」月仙道：「不要傷了風，忍一會罷。你坐在牀口，我和你說話。」小香便走下牀來問道：「月紅你回去麼？」月紅道：「我說過了來陪阿姐，今兒不去了。」小香去倒了一杯茶，自去喝一會，又取了水煙袋吸煙。月紅坐在牀沿口，摸一摸月仙的額，執著月仙手，呆呆的看一會，叫：「姐姐可好些？」月仙道：「也不過這樣，你莫急，我就死了，有你姐夫在這裡，我已經和他說了，將來替你贖身。你還是跟了姐夫去，他看我面上不虧待你的。我這個病，恐怕不能多延日子，我活著好好歹歹，總要使你得法。大阿姐有了我也不敢虧待你，我一向說你要好，我一死不來管你了，你恐怕要吃苦。我別的都放心，就捨不得你，我和你究竟是同胞姊妹，我本來打諢要幫助你嫁了人，現在我這個病，自己也難保，你總要自己學好。倘然跟了姐夫去，年紀大了，嫁了人，三時五節想著我，到我的墳上常替我去看看，也算我拖帶你一場。你果然如此，便是你報我了，我的福分小，你將來倘生得一男半女，便有出頭日子，我死後也瞑目了。」月紅初起含著一眶淚，聽到這裡，便執著阿姐的手，哇的一聲伏在身上大哭起來。月仙也是酸鼻。小香一面吸煙，一面出淚。聽到這裡，煙也不能吸了。把煙袋放好，見月紅伏在阿姐身上，恐怕月仙禁不起，便過來抱著月紅。月紅倒在小香懷中，哀哀哭泣。銀寶、三姐走來勸，小香忍了苦，好容易把月紅的哭哄住了。勸了一番月仙，月仙覺得乏極，三姐伏侍月仙睡下。月仙喘了良久，便不作聲。小香抱著月紅一會方才放下，和他擦了臉，命他安睡。月紅道：「我仍舊睡在牀上姐夫腳跟頭，姐夫和阿姐一條被，我仍另用一條被。」小香道：「這麼著，你先睡罷。」月紅道：「姐夫不睡，我也不睡。我看阿姐身上怕冷，勸你早些睡溫溫他罷。」小香一想不差，便收拾安睡。月紅臥下，小香替他把他被掩嚴了。月紅拳了足，身子尚小，閃在裡牀，占地極少。小香方輕輕鑽到月仙被裡，把手伸過肩下，抱背而臥。那邊銀寶自去，三姐等也各安臥。停了一會，月仙翻身，小香仍舊合抱，手臂酸麻，不忍驚動。月仙刻刻翻身，小香不敢轉側。月仙每翻身一次，時有驚悸之狀，小香但覺腳跟後的月紅，睡不能熟，時刻昂起頭來，小香輕輕說道：「月紅為什麼？只管也翻來覆去。」月紅道：「我只想著阿姐的病，恐怕把被兒踹開了要受寒。姐夫你須嚴嚴的抱住，等他出一身大汗便好了，我要去小解來。」說著便下牀，往牀後去。小香抱緊了月仙。果然漸漸出汗，時正三下鐘萬籟漸寂，惟轆轤車聲。忽庭外吁哈吁哈兩三聲，二人毛髮皆豎。月紅嚇極，從牀後逃來，到小香一頭伏在被外蒙首一聲兒不敢響。畢竟小香、月仙膽氣稍壯，叫他莫嚇。月紅只是不動，一會月仙被小香抱得太熱，便叫小香離開些，妹子這樣子怕你去抱他。小香便翻過裡牀，另蓋月紅之被，抱了月紅。月紅心中大慰，貼在小香懷裡，沉沉睡去了。到了次日十點鐘起身，月仙尚似睡非睡的不動，月紅命三姐梳洗畢，順使用些點心。大阿姐也來了，問了一回月仙的病。月紅叫小香陪著阿姐，並將隔夜鬼叫的事，告訴了大阿姐，轉命李家媽去買些紙箔燒燒，遂和月紅兩人回綺香園去。

了。韻蘭差侍紅、湘君差舜華來問月仙的病，月紅詳細告訴了一遍。一會珊寶也來了，談了好一會，方各回去。韻蘭、秀蘭聽得月仙病重，大家搖頭，一籌莫展，打諢要同珊寶二人去望望月仙。適值秋鶴持進女塾裡的冊子來，說明日請查秋季課，所有中西學堂，及女工的冊子，都在這裡。韻蘭命他擱在這裡。秋鶴去後，韻蘭叫了佩纓來和他細細的校對。又值蘇小香將要出嫁，知三也有信到，說現在奉札調署吳淞，出月即須交印進省，然後赴任。韻蘭又要復他，繼而又得芝仙的信，說本省巡撫調任滇南，以芝仙幹練有才，便奏調同到滇南去，珩堅也隨了同走。韻蘭又要復信，反弄得忙起來了，只得去請了珊寶、文玉來相幫校對功課冊子，自己到幽貞館寫信去。次日為查課之期，一早起身梳洗完畢，命佩纓、霽月先去伺候，隔夜秋鶴已稟請地方官恭請太太前來監賞。韻蘭又請了許夫人，及幾位紳士太太一同監視。九點半鐘，韻蘭約著湘君、秀蘭、珊寶、文玉同去，月紅因阿姐病不能來，凌霄到柔仙墳上去了。韻蘭只有四個人相隨，大家步行，侍紅、舜華、幼芳、秋香引導，走進花神祠到東院門口。只見門口掛著許多燈彩，是隔夜安排好的。裡頭一路松枝柏枝，紮著各種花棚。方進門執事人等一齊傳話，說院主人到。只聽轟轟的三炮，兩旁奏起大樂，秋鶴係院長接到二院門口。院內佩纓率著一班女學生，垂手站立兩旁，自二門直到內院。蓮因率領四位中西教習，同司事在內院候著。另有四位女學生，在院內鼓弄洋琴。韻蘭走進二院，只見一班女學生，在兩旁端肅斂衽。韻蘭略向左右招呼，只聽嘩嘩剝剝一片燃放的百子千孫，又雜著鼓樂洋琴。韻蘭等進了內院，蓮因等著，先行了禮，韻蘭又謝了。四位教習，略談幾句公塾章程，照著外洋規矩座位。院主第一，院長第二，教習第三，司事第四。此時秋鶴不便進來，韻蘭遂坐了第一位，蓮因女院長第二位，四位教習在蓮因之下分坐四位。玉成、佩纓係屬司事，又坐在下面，坐甫定，另奏一套洋琴，霽月喝道：「諸位生徒進謁院主。」便有兩個學長，領著左右班女學生，走進院內，地上多展著回紋紅絨毯，各生站定，霽月喝命行兩跪一叩首禮，於是學生三十餘人，一齊跪下，兩叩首。韻蘭立起來，笑嘻嘻的，還了兩個斂衽。諸生分立兩旁，另有一個學長進來獻讀桃李春風頌，都是雙關貼切句子。頌詞甫畢，忽報各位太太來。韻蘭親率各人，迎了出去。許夫人笑道：「來遲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們也才到呢。」內中有一位紳士太太康氏，不過三十餘歲，他也遊歷過外國，英語英文頗熟，遂與教習操英語問答。先握手為禮，西教習一位黃氏，廣東人，一位兼教算學畫圖的美姑美娘，是小呂宋人，從教幫中敦請前來，美姑娘志在傳教，不取薪水的。方在寒暄，忽傳監賞孫太太到。家人遂立定了，執事放起炮來，一面奏樂等他轎子停了出轎，韻蘭搶上一步，斂衽相見，攙了這位太太，眾人多來見了，迤邐而入。女學生都在內院肅立。孫太太及眾位太太，進了內院，重新見禮，女學生也分班見禮。韻蘭便推孫太太首坐，以次為眾位太太，康太太年紀最輕，坐了末位。康太太下面方是韻蘭等排坐，教習美姑娘恰好坐在康太太旁邊，又操西語問答。康太太道：「由而司，古而，喊無，色姆，司卡癩(連續作勒挨)。」美姑娘道：「買(上聲)害司，古而，喊無，蠶的色文，敏姆。」康太太道：「凹而敏姆。喊無，色姆，克蘭司。」美姑娘道：「一脫一司，土昔克司，克蘭司，俺午特夫，挨害無，克蘭司，土台溫，克蘭司土挪害脫。」康太太道：「豁脫一司，完而完。」美姑娘道：「夕司土，克蘭司，挨而利特，英拿力希，罷剋土台，在而敏姆亂午土克蘭司，完而克，俺午特溫克蘭司鴨倍克司夕司完而克，挨而利特，強你司罷克凹夫挪害脫土亞克老克。」康太太道：「喊無由色姆槐。哀司，司卡癩。」美姑娘道：「買哀司卡癩，洋瞎發，司捺脫，槐害司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你們講的可是英語麼？」康夫人笑著點頭，玉成笑道：「說的什麼？」康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知道的，難懂呢！我說由而，司古而，喊無，色姆，司卡癩，是說你的學堂裡有幾個女學生？他說買害司，古而，喊無，蠶的色文敏姆，是說有三十七個學生。我說凹而，敏姆，喊無，色姆，克蘭司，是說總分幾班？他說一脫一司，土昔克司，克蘭司，俺午特，夫挨害無，克蘭司，土台溫，克蘭司，土挪害脫，是說就是共總六班，日裡頭分五班，一班是夜裡讀的，我說豁脫一司，完而完，是問他功課如何，他說夕司，土克蘭司，挨而利特，英合力希，罷剋土，台在而敏姆，乳乾土克蘭司，完而克，俺午特，溫克蘭司，鴨倍克司，夕司，完而完，挨而利特，強你司，罷克，凹夫，挪害脫，土亞，克老克，是說日裡兩班讀英國書，其餘兩班學針錢，一班學畫圖算學，夜裡讀中國書，兩點鐘。我說喊無，由色槐哀司司卡癩，是問可有聰明學生？他說買哀，司卡癩，洋瞎發，司捺脫，槐害司，是說恐怕有幾個。」秀蘭接口笑道：「幾里幾里，好難懂呢。」說著，只見許夫人立起來，向孫太太說：「孫太太。」請他坐了，許夫人道：「舍下還有別的事，我要早回，請孫太太命題考試。」湘君道：「自然要用了飯才去，太太莫急。」許夫人道：「前日接得電報，老爺在日本病，我打發順唐先去看看，今晚動身，我因早許定了韻姑娘，秋季考課要見見，所以來了。」孫太太道：「我們全不知道什麼，出差了題，給他們笑話，畢竟院主命題的好，我替你們考中國功課。」韻蘭乃請眾位太太命題，大家推著，許夫人道：「大家也莫推，我有一個愚見，外國課還是請康太太。佩姑娘到韓老爺那裡去請兩個算學題來，就請蓮姑監了考。我們幾個人，多是外行，中國課就請湘姑娘、秀姑娘、珊姑娘、文姑娘考罷。」眾人只得遵命。於是孫太太監著湘君等四人考華文，分了四班，每班九人，末班十人，不過出一個五字的對課，隨意背誦女四書半頁。華文考畢，康夫人先把各學生按名傳來，隨意和他問答幾句，冊上做了記認。問答已畢，寫了一紙極淺的英文，是德國伯靈京攻略一小段，命他翻譯華文出來，又揀《三國演義》上極淺的文理，寫了十幾句，命他翻英文。各學生都靜悄的做起來。轉瞬已是午刻，許夫人趕緊要回，韻蘭苦苦相留，立傳飯來，大家吃了，學生翻譯的也次第交上。韻蘭命吃了飯再考格致算學，一面康夫人評定甲乙。本來不到一年，功候尚淺，各人翻譯差的極多，也有翻譯不出的，許夫人已別了家人去了。孫太太同韻蘭湘君等看各人做的活計，也品評粗細優劣，登在冊上。佩纓去找秋鶴請題去了，這裡評定之後寫起華文，超取四名，特取六名，英文特取三名，女工超取三名，特取十二名，其餘不取的不列榜上。少頃佩纓送了題來，格致題兩個，算學題兩個。

#### 格致題

問風定天晴，設有極香極臭兩味，各貯一器。每秒鐘香臭兩味，各行空氣中，何味最速？相去若干尺，抑係並行。

問鉛礦中琉養三最多，煉鉛何法最善？

#### 算學題

問有一戶不知高廣若干，以竿量之。年亦不知長短，但知橫之竿不出四尺，從之竿不出二尺，斜之適出，問戶高廣斜各若干。

今有一擔瓦片，不知若干張。每兩張一數，後多一張，三張一數，也多一張，四張一數，也多一張，五張一數，也多一張，六張一數，也多一張，七張一數，適合不多。問有若干張？

眾學生得了題，又去思索起來。約過了兩點多鐘，方才交卷。不合格及不完卷的二十餘名，只取了化學三名，算學八名。化學第一名所對的說香臭二味同在本位起，行空氣中，苟空中無風力濕氣相阻，每秒鐘，合華尺香行四尺八寸三分，每行一尺，走力薄緩，故第二秒鐘只行三尺二寸，至四十一尺而止。而臭行較香行，多二尺七寸五分，第二秒鐘，行五尺零二分。

煉化鉛礦，琉養少者，用倒燄爐，長煙通鼓氣。如有硫養十分之五以外者，用灰養或眉粉煉之。

算學初題對戶廣為句，戶高為股，戶斜為弦。橫不出為句弦差，從不出為股弦差，算得該戶廣六尺，高八尺，斜一丈。

算學次題，對瓦片最少之數，得三百零一張。

韻蘭等考畢，寫榜黏貼，超特取的放了賞。孫太太獨賞三百元，各太太也有賞項，韻蘭同各學生謝了。康太太獨賞識一位姑娘姓吳，名叫築衫的，給他一個金手約指，築衫叩謝了。時已不早，韻蘭這日在西院預備了大菜，大家過去吃了，方才散去。韻蘭回到屋裡見月仙的假母、大阿姐等著，見了韻蘭便立起來叫聲姑娘。韻蘭叫他坐了，一面換衣服，一面問月仙的病。伴馨把衣服接了去，韻蘭也坐了吃加非茶兒，說今日日本要來看月姊姊的，我卻忘了今天是考課。所以不能來了，明兒再來看他了，究竟好不好？大阿姐道：「多謝姑娘記念，今早起來，覺得好些，幸虧吃了姑娘送的補心丹。中晝又吃了小半碗粥，和王少老爺談了一會，方去睡了。只是補心丹，只吃了一回，其餘的被老鼠銜了去，拋得滿地。王少老爺打發我來向姑娘再乞些，不知道有沒有？」韻蘭道：「有。」因命侍紅：「你到樓上我房裡，第四號幽貞館文具箱裡，取一瓶來。」侍紅答應去了。佩纓也走了來，問月仙的病，大阿姐告訴了。佩纓笑道：「明日我同姑娘及兩位謝姑娘，一位陳姑娘，都要來望呢。」大阿姐謝了。侍紅取到補心丹交給韻蘭，韻蘭付給大阿姐說：「現在你放好了，我也剩得兩瓶了，這是不容易得的。」大阿姐諾諾連聲因向韻蘭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要回姑娘，月

仙一個人住在外邊照應的人少，夜裡膽怯，月紅因阿姐病，又陪著不肯進園。王少老爺說叫我回聲姑娘，索性搬了出去，彼此有照應，他又替我租了樓上兩間，東首三間儘夠住子。等月仙病好，再可以搬進來的。」韻蘭尚未開口，佩纒接說道：「昨夜我們姑娘，還說起月姑娘，姊妹分住兩處，總不便，最好住在一家有照應。」大阿姐道：「是呀，王少老爺說等姑娘應許了恰是吉日，明兒便多喚幾個人，把園裡東西搬出去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也太細心了，要搬便搬，何必跟我說呢？只是去了不要忘記我們，常來園裡逛逛張望張望我們。月紅小孩子氣，最喜我們的園，你要放他來玩，莫管得太嚴了。」大阿姐見韻蘭滿口應承，心中自是歡喜，遂別了韻蘭出去。

次日韻蘭一早起身，出門去謝監獎各位太太，順便到卜鄰裡望望，知道湘君已經來過才去呢。韻蘭見月仙果然好些，不過容顏瘦減得不堪，喉嚨也覺微啞，真是纖眉戲翠，愁靨凝紅。月仙見了韻蘭，心中悲苦，要哭也哭不出。月紅倒在韻蘭懷中，哀哀的哭，說：「求韻姊姊救我們阿姊，我和你磕一萬個頭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阿姊好起來了，你這一哭又招起阿姐難過來了。」一面撫他的背心，月紅將右臂向右首讓開，韻蘭笑道：「你臂上有什麼，想你又是去玩，跌痛了臂？」月紅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一句未了，大阿姐也來了，進來謝了韻蘭。接著搬場的一起一起都來了，屋裡木匠、泥匠忙著收拾房子。韻蘭看他們忙，便安慰了月仙幾句。月仙道：「我姊妹從此一別，今世恐怕不能見了。」韻蘭也是酸鼻，又安慰了，方出來看了一會新房子，就走了。大阿姐、月紅送韻蘭出來，小香愁容滿面，也立起來，韻蘭勸他不用多愁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明兒再來看你們。說著，便移步登車。忽然龍吉走來說請姑娘回去，有一個姓秦的總管，從顧府來要見。韻蘭道：「秦總管要見何事？」龍吉道：「不知。」韻蘭遂登轎逕回。